

經濟學教程二編

東方曦

范泉先生



永祥印書館刊

編主泉范

庫文識知年青

種二第 輯二第

經濟學教程二編

東方曦

刊館書印祥永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經濟教學二編

東 方 曦

發行人 陳安鎮

發行所 永祥印書館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印刷者

永祥印書館第一廠

上海陝西路二八三號

青年知識文庫

第二輯 共十集

政治 戰後世界新形勢
經濟 經濟學教程二編
文學 文學源流
文學 文學常識
戲劇 戲劇
演員與演技

藝術 儲玉坤
天文 東方曦
史地 范泉
趙景深

西洋古代美術史……錢君匋
太陽的故事 吳湘漁
史地 五卅外交史 孔另境
山水人物……施瑛
傳記 記章太炎先生……沈延國
方君遜

本書實價

二元

第一章 原始的蓄積

第一節 「原始的」蓄積的意義

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由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發生出來的封建社會的解體就將資本主義社會的諸要素解放出來了。

資本主義的生產是有兩個必要前提的，第一要有充分多額的資本蓄積，第二要有自由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勞動者存在。關於第二個前提以後再說，現在要探究的是第一個必要的前提，即充分多額的資本蓄積是從那裏來的？

資本的蓄積是以剩餘價值為前提的，剩餘價值是以資本主義的生產為前提的，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又是以大量資本和勞動力存在商品生產者手中為前提的。這樣，我們稱在資本主義生產沒有實行以前的那些預備着的大量的資本，就是

「原始的」蓄積。這蓄積是先於資本主義蓄積之「原始的」蓄積，這種蓄積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結果，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出發點。

有產階級的經濟學解釋這種原始的蓄積有如一種過去的奇譚。在很久的時代，就有兩種人民，一方面是勤勉的，有智能的，特別是節儉的中堅份子，他方面是懶惰的和肆意揮霍的無賴。所以結果是前者蓄積財富，而後者除掉出賣自己的皮以外，畢竟毫無所有。自從這種罪案以後，即發生大多數人的貧窮與少數人的富裕，前者雖是盡力勞動，然除掉出賣自己以外，至今仍是一無所有，後者雖久已不復勞動，然他們的財富是繼續增殖的。在實在的歷史上，征服，宰制，劫殺，總說一句，暴力佔重要任務，這是人所共知的。在和柔的「科學的」敘述中，自昔是由清正純潔統治的。正義與「勞動」向來是唯一致富的方法，「今年」自然總是除外的。在實際上，原始的蓄積諸方法決不是清正純潔的。

資本關係是以分裂勞動者對勞動實現諸條件的所有權為前提的。資本主義

的生產自己一經站住了脚，他不獨是維持這種分裂，並且以時常擴大的規模，從新生產這種分裂。所以創造資本關係的進程只是使勞動者從他的勞動條件所有權分離的進程。所謂原始的蓄積只是生產者與生產工具歷史的分離進程。

第二節 原始蓄積的進程

自勞動者不復隸屬於土地，不復爲別人的農奴和奴隸之後，他纔可以處置他自己的身體。他要做一個自由出賣勞動力的人，一遇着勞動市場，就拿他的商品出賣，那麼，他更須脫離基爾特的羈絆，及其徒弟制，短工制，和發生阻礙的勞動條規。因此，這種使生產者變爲工錢勞動者的歷史運動，在一方面所表現的是將他們從奴役和基爾特強制之下解放出來；自有產階級的歷史家看來，只有這一方面是存在的。然在他方面，此等新被解放的人於一切生產工具和舊封建設施所給予的一切生存保障被剝奪之後，他們纔變成出賣自身的人。他們被剝奪的歷史在人類編年

史上是用血和火一般的文字記載下來的。

此等新興的執權者——產業資本人——在他自己一方面不獨是必須驅逐基爾特的手工業主人，並且還須驅逐擁有財富泉源的封建諸侯。他們在這方面的成功表現為對封建勢力及其反抗特權勝利爭鬥的結果，又基爾特對於生產自由發達及人對人自由剝削加以種種障礙，他們在這一方面的成功又表現為對基爾特及此等障礙之勝利鬥爭的結果。

引起工錢勞動者和資本人出現的發達，其出發點為勞動者的奴役。此後的進行為變更此奴役的形態，即由封建制的剝削轉變為資本家的剝削。我們要懂得這個進行，用不着遠溯既往。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雖已十四、五世紀中已經在地中海沿岸幾個城市零星出現，然資本主義的時代是從十六世紀開始的。凡資本主義生產出現之處，農奴制久已廢止了，而中世紀的極盛時期以及獨立都市的存在久已消滅了。

大批人民突然被強制和他們的生活資料脫離關係，使他們變成飛鳥般自由的無產者，投入勞動市場中，這種時期是原始蓄積史上特別重要的。剝奪農民的土地一事構成全部進程的基礎。我們對於這進程，要求事實的例證，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是再詳明不過了，他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專門研究了這方面，他以英國為例，因為英國是資本制生產方法的母國，以典型的形式出現原始的蓄積之唯一國土的緣故。現在我們看一看英國在此進程中的情形：

「英國至十四世紀末葉農奴制在實際上即消滅了。在當時以及十五世紀的大部分時期中，最大部分的人口還是由自由獨立的農民成立的。在大領主的地產中，那從前自己曾為農奴的舊管理人是被自由的佃農驅逐了。農業中工錢勞動者有一部分是出於自耕農，他們利用其閒暇時間為大地主作工，還有一部分是出於一個獨立的和為數有限的真正工錢勞動者的階級。就是這種真正工錢勞動者在實際上同時也是自耕農，因為他們除掉工錢以外，還分得四畝或四畝以上的田地，

並小屋。此外，他們和真正的農民共同享用公共土地，此等土地可作他們家畜的牧場，同時並供給他們的燃料、木材和泥炭等等。在歐洲一切國家中，封建生產的特點是將土地分配給爲數最多的臣下。封建諸侯的權力和每個君主的權力一樣，不在他的地租的長短，但在他的臣下人數的多少，而這種人數的多少又是以自耕農數目的多少爲轉移的。自羅曼（Norman）人征服英國以後（一〇六六年），英國的土地雖是分成巨大的諸侯采地——一部分采地常包含舊盎格魯遜。九百份諸侯采地——然這種采地爲自耕農的小農地所分離，只間有大領主地產夾在其中。此等情形以及爲十五世紀特徵的城市興盛是允許人民財富成立的，但是排除資本財富成立的。

『創造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基礎革命，其第一幕是在十五世紀最後三十三年和十六世紀最初三十三年開始的。封建的侍從到處充滿了王侯的宅第，沒有用處，因此等侍從的解體，遂有大批飛鳥般自由的無產者投入勞動市場中。君主的權

力是有產階級發達的一種產物，這種權力在爭取絕對霸權的努力中雖強制促進了封建侍從的解體，然他却不是這種解體的唯一原因。大封建諸侯與君主及議會作劇烈的衝突，他們強制驅逐自耕農，使之離開土地——此等農民和他們一樣，對於土地有同等的封建權利——並且強制佔領農民的公共土地，因此造出爲數更多的無產階級。佛蘭德羊毛手工工廠業的興盛以及因此而起羊毛價格上升，在英國特別予此等驅逐農民，奪取土地的事以一種直接刺激。舊的封建貴族已爲封建戰爭所殲滅，新貴族是時代的嬌兒，自他看來，貨幣是一切權力的權力。因此，將耕地變爲牧羊場，這就是他們的口號。哈利孫（Harrison）在他的英國記（Description of England）中描寫驅逐出農民是怎樣使土地荒廢了的。自耕農的住宅以及勞動者的小屋或是被強制破壞，或是聽其朽壞。哈利孫說：『若將每個諸侯采地的舊記錄比較一下，便看見無數屋子和小農場已經消滅了，現在土地所養的人民更少了，至於城市雖有些新的勃興起來，然而許多舊的都滅亡了……許多村舍都被破』

壞，作爲牧羊場，其中所存的只有領主的屋子，我們可以說出些來。」此等舊編年史家的伸訴常是過於誇張，然他們所表現的恰爲當時的人對於生產關係革命的印
象。

立法在這種革命的面前驚慌起來了。巴科（Baco）在他的顯理第七史（History of Henry VII）中說：「此時（一四八九年）對於耕地變爲牧羊場的怨言多起來了，——至於此等牧羊場是容易由少數牧羊者照顧的——定期租地，終身租地，和任意租地（一大部分自由農民生活於此等租地上）都變爲領主的地產了。此事引起人民的衰敗，而人民衰敗的結果又引起城市、教會和什一稅的衰敗。……當時君主和議會對於矯正這種弊端的智慧真堪贊嘆。他們對於這種促成人口減少的公共土地佔領以及伴此而起之促成人口減少的牧場經營，加於禁止。」一四八九年顯理第七有一種法律，對於至少有二十畝耕地的農民住所，禁止破壞。顯理第八又從新修改這種法律。其中說道：「許多耕地和家畜——特別是羊

——的大羣集中於少數人的手裏，因此使地租的增加愈多，農業的敗壞愈甚，而教堂和住所都被拆毀，數目可驚的人民都被驅散，致不能維持他們自己和家庭的生計。』因此，這種法律令荒廢的農場從新開闢，並且規定五穀地和牧場的比例等等。一五三三年的一種法律嘆許多地主據有二萬四千頭羊，於是限制每個地主的羊數爲二千頭。（英國大法官穆爾——Thomas More——在他一五一六年出版的烏託邦（Utopia）中說，那個特別國中，羊是吃人的。）

『人民的嗟怨以及顯理第七以來一百五十年間繼續存在的禁止奪取小佃農和自耕農產業的立法，是同樣沒有效力的。

『到了十六世紀，因宗教改革及其結果對教會財產的大掠取，遂予上述強奪民衆產業的事以一種驚人的刺激。當宗教改革時，加特力教會是英國一大部分土地的封建地主。修道院等等的受壓迫更促成其中的居住者投入無產階級。教會的產業大部分是被給予君主貪慾無厭的寵臣，或是以一種有名無實的價格賣給投

機的佃農和市民，他們驅逐舊來世襲的小租戶，將此等小租戶的農地合而為一，貧苦農民對於一部分教會什一稅的所有權，曾受法律的保障，此時靜悄悄地被沒收了。

「當十七世紀最後數十年中，獨立自耕農階級比佃農階級為數還要多些。這種獨立自耕農構成格郎威爾(Gravel)的主要勢力，就是照麥泉萊的自供，他們和醉生夢死的貴紳(Squire)及其僕人——鄉村教士——比較，有一種更好的對照，至於此等僕人必定是會和他們主人的「愛妾」結婚的。就是農業的工錢勞動者仍為公共土地的共同所有人。一七五〇年頃，獨立自耕農消滅了，到十八世紀最後數十年農業勞動者公共土地所有權最後的痕跡也消滅了。

『自斯曲阿特朝(Stuart)復興以後，土地所有者依據法律的手續，實行一種劫奪，在歐洲大陸也到處通行，而沒有經過何種法律的形式。此等土地所有人對於土地撤廢封建的土地法，就是他們將土地對於國家的義務都擺脫了，他們以農民

及其他民衆的租稅去「賠償」國家，對於他們僅有封建名義的地產，則替自己加上近世的私有權，末了，他們強制施行居住法，這種法律對於英國農業勞動者的影響，恰和韃靼王博力斯哥多洛夫（Boris Godunov）的法令對於俄國農民的影響是一樣的。

『光輝革命』同着威廉三世（William of Orange）使地主的和資本家的貨殖者達到權勢的地位。此等貨殖者對於向來不敢明目張膽盜取的國有土地，現在實行大規模的盜取，以此作為新時代的開端。此等土地或是作為贈予品，或是以有名無實的價格出賣，或是直接奪取為私有財產。這一切事情的出現，是絲毫沒有顧及法律形式的。這樣以欺詐佔取的國有土地以及對教會規奪的地產——這是在共和革命中還沒有失去的地產——構成英國寡頭政治現今公侯領地的基礎。有產階級的資本家助長這種行動，除掉其他目的外，他們是要使土地變成純粹的商品，使農業中大規模經營的領域擴大，使飛鳥般自由的農業無產者對於他們的

供給加多等等。此外，新土地貴族是新銀行團，剛纔孵化的高級財團，和當時靠保護稅則維持的大手工工廠主這些人之天然的同盟者。

「獨立自耕農的地位爲結締一年契約的小佃農所奪，這種佃農是一種仰地主鼻息的賤民，除掉國有土地的盜取外，這種公共土地有統系的盜取助成大農業租地——此等租地在十八世紀稱爲資本租地或商人租地——的膨脹，並且助成農民「被解放」爲工業的無產階級。

「在十九世紀中，就是對於農業勞動者和公共所有權的關連，自然也不復能記憶了。至於後來的事更不用說了，當一八〇一年至一八三一年之間，農民被奪去三百五十萬畝公共土地，經過議會的詭計，將此等土地由地主贈予地主，農民對於此事曾獲得一文錢的賠償麼？」

「奪取農民土地最後的大進程即所謂「所有地的掃清。」（所有地的掃清在實際上是將人從所有地掃除乾淨。）在上面所考究的一切英國方法至掃清是

登峯造極了。然「所有地的掃清」本來的意義是什麼，我們只能從近世傳奇文學很有望的高地蘇格蘭去學才知道。

『高地蘇格蘭的色爾特人（Celts）組成氏族，每一氏族即爲其所定居的土地之所有者。氏族的「大主」（族長）只是這種土地的名義上所有人，恰和英國女王爲全國土地的名義上所有人是一樣的。當英國政府壓迫此等「大主」內部爭鬥及其繼續侵入低地蘇格蘭平原，達到成功的時候，此等族長並不拋棄他們舊來的劫奪生涯；他們只是將其形態變更一下。他們依自己的權力，將他們名義上所有權變爲私人所有權，他們既因此與氏族人民發生衝突，於是決定用公然的暴力驅逐此等族人。當十八世紀時，由鄉村驅逐出來的格蘭人（Gaelts）被禁止向外國遷徙，以便強制驅策他們到格拉斯高和其他工廠城市中去。此處只要將少澤蘭（Sutherland）公爵夫人所實行的「掃清」舉出來，就足爲十九世紀所盛行的方法之例子。以人於主宰政府之後，即決定行一種經濟的根本療治，將全州——此州

的居民因從前同樣的進程已經降至一萬五千——變成牧羊場。從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二〇年，這一萬五千居民——約三千家——被有統系地驅逐並且勦絕了。他們的一切村莊悉被破爛燒毀，他們一切的田園悉化作牧場。英國的兵士受命來強迫此事的執行，並且與居民實行接戰。一個老婦人因為不肯離開她的小屋，便被火活燒死了。這位公爵夫人現在佔得七十九萬四千畝土地，這種土地，自不能記憶的時代以來，本是屬於寄住其上的氏族的。他對於此被逐的居民給予海濱的土地，約六千畝，每家得二畝。這六千畝土地向來是荒蕪的，所有人從未得到何種收入。公爵夫人以高尚的心懷，規定每畝的租金平均為二個半先令，租給這些幾世紀以來為擁護他一家而犧牲生命的氏族人民。至於這強奪來的全部氏族土地，他分作二十九區大牧羊租地，每區住一個家眷，此項家眷大半為英格蘭佃農的僕役。至一八二五年，這一萬五千格爾人的地位已經由十三萬一千頭羊奪去了。被投於海濱的居民部分以捕魚為生。然他們還要受一層困苦，他們必須贖自己對於氏族「大主」浪